

DI GENG SI TONG HUA JI YOU MO LI DE YU GU TOU

狄更斯童话集

Dickens

大师童话：彩绘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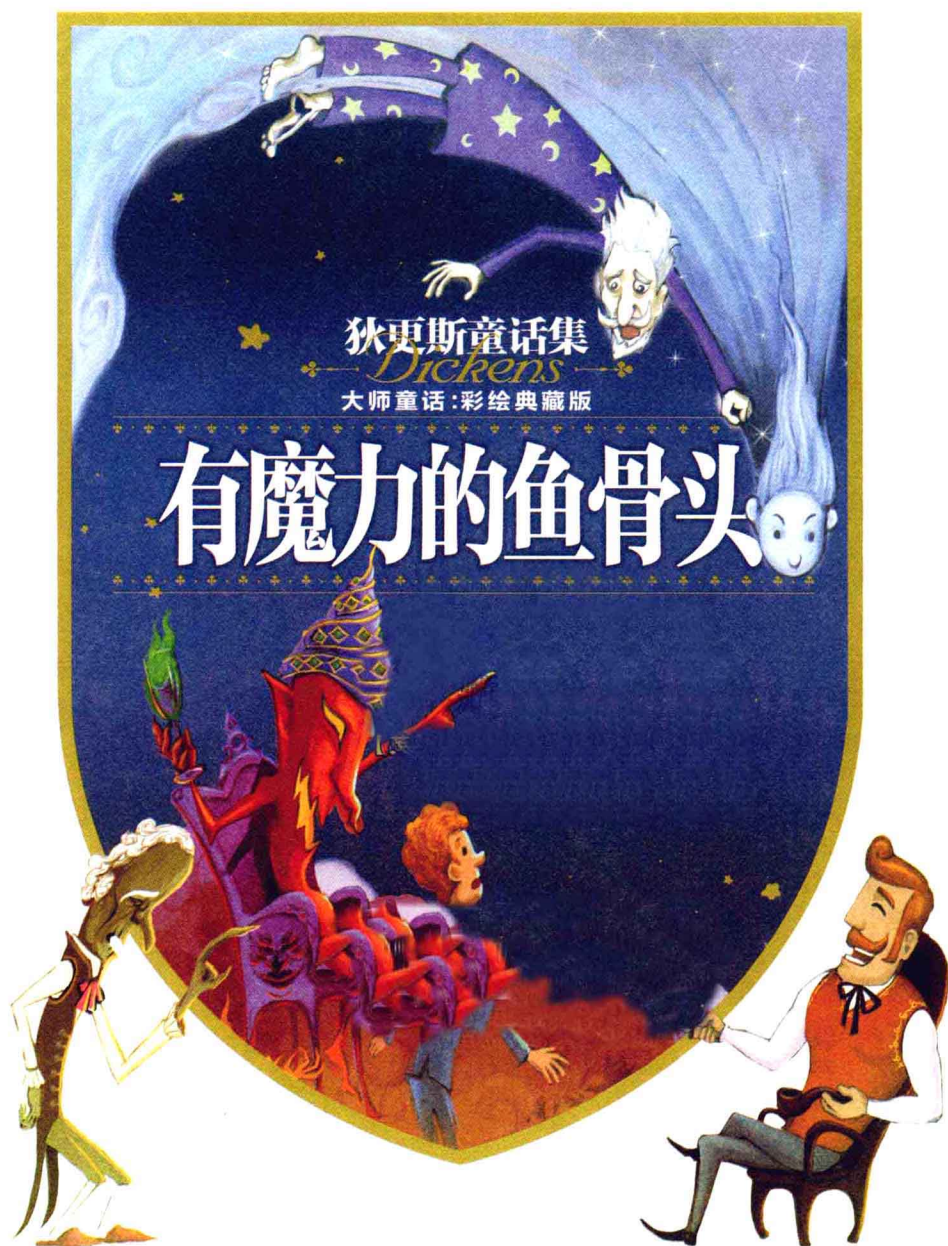
有魔力的鱼骨头

【英】狄更斯 (Dickens, C.) ◆ 原著
卜伟欣 编译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 - 1870
世界文坛中最耀眼璀璨的奇才
精心挑选一百篇最唯美的童话奇篇

新蕾出版社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魔力的鱼骨头：狄更斯童话集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
卜伟欣编译. —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07-5184-8

- I. ①有…
II. ①狄… ②卜…
III. ①童话—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0569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22) 23332422

传 真：(022) 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968mm 1/16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9.80元



CONTENTS

目 录

- | | | | |
|-----------|-------|-------------|-------|
| 1 圣诞树 | / 001 | 6 有魔力的鱼骨头 | / 110 |
| 2 圣诞欢歌 | / 020 | 7 被妖精偷走的掘墓人 | / 115 |
| 3 一份真正的爱情 | / 059 | 8 格鲁格兹维西男爵 | / 124 |
| 4 一把诡异的椅子 | / 070 | 9 马格比的小堂倌 | / 138 |
| 5 幽灵邮车 | / 091 | 10 老绅士 | / 152 |

今天晚上，我一直注视着一群快乐的孩子，他们一晚上都围在一个德国玩具周围。

这个德国玩具是一棵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被放在一个大圆桌上，孩子们要仰着脑袋才能看清楚。树上挂着许多小纸条，还挂满了闪烁着星光的小物件，看上去光鲜亮丽。在那些碧绿的树叶中还藏着一些拥有粉红脸蛋的布娃娃，甚至还有如假包换的手表（至少它们的指针会走动，还有可以用来上紧的发条），在细松枝上晃来晃去。哦，在那些粗一些的树枝上还放着一些小小的可以放在手上的桌子、椅子、床和衣柜——它们都涂着法国式样的亮漆，可以不上发条连续走上八天的钟，还有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它们可都是沃尔威·汉普顿公司出品的锡制品，十



分精巧），好像一个真正的家庭应有的，全都备齐在这里了。还有许多大脑袋的小丑娃娃，它们看上去可比真人更加讨人喜欢——那是自然，因为当它们把头歪向一边，你就能看到它们身体里面装着满满的糖渍梅子。树上还挂着各种提琴、小鼓、铃鼓、书本、文具盒、水彩颜料盒、糖果盒、小化妆镜盒，总之各种各样的盒子应有尽有；而那些给大女孩用的饰物，可比成年人能拥有的金银珠宝还要光彩夺目许多；做针线用的小筐和插针座以及类似的物件也能在树上找到；高高的枝头上还隐约露出枪炮刀剑和战旗；硬纸板做成的女巫站在魔钟下摆出要给人算命的姿态……蜡做的苹果、梨和胡桃更是多得让人吃惊。

总之一句话，就像刚才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可爱小姑娘快乐地对她的好朋友——这也是个十分可爱的孩子——悄悄说的那样：“这里什么都有，比我想要的还要多呢。”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着这棵树看来看去。有的孩子还没有放圣诞树的桌子高，也都睁大着黑曜石一样的眼睛赞叹地看着它们，还有的孩子依偎在他们可亲可爱的母亲或姨妈、保姆的胸前，用那种让人顿生怜爱之情的表情，怯生生地、惊喜地看着这棵树。那些五光十色的玩意儿满足了孩子们的愿望，也使我恍惚觉得世上所有的树和人，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难忘的时刻变得如此美好。

而现在，我已经离开他们回到了家中。

家人都已入睡，而我却久久不能睡着。我任凭思绪飘飘荡荡带我回到我的童年时光。我开始回忆童年时留在圣诞树枝头上的那些美好记忆，我想，我们也正是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慢慢步入现实生活的吧。

突然，在我的房子中间长出了一棵轮廓模糊的树，四边的墙壁和天花板都不能阻止它飞快地长大。我抬头朝那闪耀着梦幻般光芒的树顶看去



（我发现这棵树有个特性——它好像也同时在往下生长，一直往泥土里钻），居然看到了我小时候的那些圣诞礼物！

首先映入眼帘的玩具是一个不倒翁，它站在那些绿色的针叶和红色的果实中间，两只手还插在口袋里。这个不倒翁从来都不肯倒下，只要我把它放倒，它就左右摆动个不停，直到摆够了才会停下，然后瞪着两只大龙虾似的眼睛死死看着我——这时我虽然打心眼儿里对它充满了怀疑，却仍然会忍不住大笑起来。在不倒翁旁边蹲着的是一个让人讨厌的鼻烟壶，那壶里会蹦出一个恶狠狠的律师，他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一副令人生厌的假发，还咧着一张用红布做成的巨大的嘴。我不怎么喜欢他，可又没法把他赶走，他常常在我梦里出现，从一个又一个巨型的鼻烟壶中飞出，而且他在梦中也是那么那么巨大，我真不喜欢那些梦。我

也极不喜欢那只肚子底下涂了一层油腻腻蜡膏的青蛙，因为谁也说不清它在什么样的地方就跳不起来了。当这只绿背上涂满红点的家伙一下蹦过蜡烛落到人手上时，可真能够把人吓得也要跳起来。挂在同一棵树枝上的还有个硬纸板做的女郎，她穿着蓝色的绸裙，靠着烛台翩翩起舞。这女郎真是温柔美丽极了。可我没看到那个同样用硬纸板做的大个头男人，他过去总是挂在对面的墙上，被一根线拉来拉去，他的鼻子给他添上了一种阴险的表情，当他把双腿跷得绕过了脖子时（他常这样做），那样子真是凶恶极了，没人愿意和这样可怕的家伙待在一起。

那些恐怖的面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着我的？谁戴上了它？为什么我当时那么害怕它，以致从第一眼看到它起我的生活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期？它本身的样子并非丑陋不堪，它本来是为了让人发笑才制成样子的，可是为什么它那些呆板的五官这么令人难以忍受呢？不过毫无疑问，这绝不是由于它把那个藏在它背后的人的真面目给挡住了的缘故。

不过如果说能挡住人的面目，那么其实随便找一条围裙都能做到，而且这条用来挡住我真面目的围裙甚至还被拿走了。不过就算真面目被所有人看见，我也没有像看见这张面具时感到过难以忍受的恐惧。难道说是因为面具的五官不能动吗？那布娃娃的脸也是不能动的，可我不怕它。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在某张真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刻板，从此就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想法，觉得这种刻板非常可怕，并且对出现在任何脸上的这种刻板都产生了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从此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我的思想里，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对任何一个带有这种刻板表情的东西产生一点点好感。那机械地翻弄鼓槌的鼓手不能，那组成一个无声乐队的铅制士兵也不能——他们从盒子里被取出后，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排成一队，一动也不动；那位正在给两个孩子分饼的老奶奶也不行——她是用牛皮纸做成

的，而这些牛皮纸还被缠在一堆线上；这些玩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安慰我的恐惧心理。就是让我看清这面具只是纸做的我也无法满意，就是把它锁起来并向我保证，没人会戴它了，我也仍不乐意。只要想到那张呆板的脸，只要知道它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常常会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醒来后还会惊魂未定、大汗淋漓地大叫：“哦，它来了！哦，那个面具又来了！”我从未费神去猜想，那只驮着筐子的心爱的老毛驴是用什么做的——它就在那儿！它的皮摸起来就像真的驴皮，我记得这点。还有那匹浑身都有红圆点的大黑马——我甚至坐过到它的背上——我也从未想过它会长着这样一副奇怪的模样，就算在新市场上也难得看到这种样子的马。大黑马旁边是一辆音乐马车。拉车的是四匹已经看不出颜色的马，它们被放进一个拉奶酪的大车里，当然也可以拿出来放到它们身边那个钢琴下面的小马棚里。它们还算留有几根绒绒的毛做尾巴，也还有几根鬃毛，但是支撑它们站立的并不是它们的腿，而是几根木棍。不过，当初它们作为圣诞礼物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它们什么都是好好的，它们胸前的挽具也看不出来实际上是被人残忍地用钉子钉上去的。这辆音乐马车上还有一些扎上了羽毛的牙签和金属线，这些玩意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音乐声，但是现在它们倒是很安静。

那个不倒翁每次晃动歪向一边时，从另一边的衣袖部分就能看见它身体上的木头架子，而我过去总觉得这个现象能证明它是个脾气虽好但却没有什么心眼儿的人。它旁边的那副用小红木块做成的小云梯真是叫我又惊奇又开心，每一块小红木方块碰到另一块时就发出清脆的响声，并构成一幅幅互不相同的画面，上面挂着的那些小铃铛则使这一切更加富有生气。

啊！这儿还有娃娃的房子！这不是属于我的，但我玩过。在我心里议会大厦还没有它一半值得赞美。这是一座石砌的房子，安有真正的玻璃

窗，有台阶，还有真正的阳台——阳台上那些郁郁葱葱的绿色，只有矿泉浴场的绿色能和它相比，但还是比不上它。整所房子老是开着（我得承认，它里面没有楼梯，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打击），我相信哪怕你把门关上，它也马上会敞开。房子里有三间房——一间客厅，一间卧室，都布置得十分雅致；可是最棒的是那间厨房，里面有最精美的炉具，许许多多的家用器皿——哦，有一个冒着热气的煎锅，煎锅边上还有一个锡做的厨子侧身站在那里，他总是在准备着煎两条鱼。那些木盘子里都盛着精美的菜肴，什么火腿呀，火鸡呀，上面还撒了些青菜做点缀，我还以为是青苔，但这些菜都是紧紧地黏在盘子上的。面对这样的盛宴，我只能像《天方夜谭》中那个在巴梅塞得家“望饼充饥”的乞丐一样感慨不已了。这儿还有一套精美无比的蓝色陶具，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像我一样看见了它，即使当今所有的禁酒会联合起来，也没法让我们光靠茶来满足自己了。这套蓝色的陶具能盛酒（那只木制的苹果酒桶里一定装有酒，我想，它的味道也一定配得上这套陶具），能用来装茶水，装任何琼浆玉液。

在这棵树的稍下方一根树干上除了一台草坪修整机和一些微型的园艺工具外，还挂了许多书。这是些薄薄的书，它们都有非常精美的封面，不是鲜艳的红色就是绿色。一开始是些又大又黑的字母。“A，是一个弓箭手，他已经瞄准了一只青蛙。”当然，在这个句子里“A”是这么一位先生，而在其他句子里，他甚至还可以成为一块苹果饼，就是这样，他可以是很多种事物。不仅A是这样，他的大多数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只有X不是，X没什么本事，我从没见过他除了当个泼妇或国王外还能做些什么。Y也一样，他不是一只帆船就是一棵紫杉。还有那该死的Z，永远只能做一匹斑马或一个小丑。

可现在，这棵圣诞树变了，它变成了一棵豆藤，就是杰克沿着它爬到

那巨人屋子里的那根了不起的豆藤！于是，现在那些令人又害怕又感兴趣的双头巨妖扛着木棍出动了。他们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拖住那些骑士和女郎的头发，把这些人拽回家去当晚餐。杰克——多么高尚的人——拿着他那把锋利的剑，穿着那双能让他疾行如飞的鞋，出现了。当我们看到杰克时，那些旧日的缅怀是不是又涌上了心头？反正我又在默默揣测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不是不止一个杰克（我可不愿意真的只有一个），或者从来就只有一个取得了那些战绩的杰克。

这棵树又变成了一片森林，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行其中。她在圣诞节期间穿着这件大红外套真好看。这个圣诞前夕，她从森林里来到我身边，给我讲述那条可恶的、狠心的大灰狼背信弃义，把她的外婆吃了还不够，还要在说了那么一番残忍的笑话后也把她吃了的故事。她是我的第一个情人，我曾经想：如果我和小红帽结婚了，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唯一能做的是上到诺亚方舟上去把那只大灰狼找出来，然后把它押着在桌子上游行，让这个怪物得到应得的羞辱。哦，那诺亚方舟真是太奇妙了！然而它被放到洗衣盆里以后，它那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暴露了它其实有点儿不太适合漂洋过海。所有的动物都塞了进去，它们得先落下脚才能算真正进去了。可是十有八九的刚进去又拥到门边拼命朝外面挤。那门是用根铁丝稀稀松松地闩着的。不过，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看看那只比大象要小得多的高贵的苍蝇吧！那只瓢虫，那只蝴蝶，真是艺术的伟大成就！看看那只鹅，它的脚那么小，连要站稳都很困难，却偏偏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把其他的动物都踩倒。而看看诺亚和他的家人，他们一个个就像烟斗上的小塞子那么傻乎乎的。哦！那只豹子是怎样一个劲儿地想暖和自己的爪子啊！那些大些的动物又是怎样在理自己的尾巴好把它们变成一段段的绳子的啊！

哈！圣诞树又变成了一片树林，树上有个人——他不是罗宾汉，不是瓦伦丁，也不是黄矮人，而是一个东方的王爷，佩带着闪亮的弯刀，系着珠光宝气的包头。哦，上帝啊！不是一个，是两个东方的王爷，因为我看到树上还有一个也正在探头往下望呢！在大树下的草地上，一个煤一样黑的巨人伸直了身子躺着睡着了，他的头就枕在一个女郎的膝盖上。不远处有一个大玻璃箱子，被四把闪闪发亮的大钢锁锁着，那巨人每次醒来，就把这个女郎关进这个箱子。我看到他腰上有四把钥匙。女郎向树上的两个王爷发了暗号，那两人便悄悄下了树。这是《天方夜谭》中的一个场面。

啊，现在所有最平常的东西也变得非同寻常，让我心醉神迷。

所有的灯都变得精彩神奇，所有的戒指都变得富有魔力。普普通通的花盆里除了面上那层薄薄的土外，底下全是财宝；那些树都是阿里巴巴的藏身之处；一块块的牛排全被丢进了宝石谷，这一来那些珍奇的石头会粘到牛排上，再由老鹰把它们叼回巢，而这时那些商人就大声喊着把老鹰吓跑；维吉尔的儿子在大马士革城门口进了大橱后就变成了一个点心师傅，根据他开的配方，人们正在做馅饼；聪明伶俐的侍女把蒙上眼的鞋匠接到家里来，又叫鞋匠缝合一个已经被砍成了四块的人。

任何一个铁戒指掉进一块石头里，就意味着这里可以通往一个山洞，而它正等候着魔法师的到来。一点火光加上一句咒语巫术，就能使得大地震动。所有的椰枣都好像是从那一棵树上结的——这棵树曾结过一颗倒霉的枣，有个商人用这颗枣的枣壳把妖怪的那个瞎儿子的眼睛硬是敲开了。所有的橄榄都像那一批橄榄那样新鲜——正是我们知道的那批橄榄——忠义军的司令在路边偷听了那男孩虚构了一场对那奸猾的橄榄商人的审判，而那批橄榄就是这个商人的。所有的苹果和那个苹果也一模一样，那是从

苏丹花匠那里用三个金币买到的三个苹果之一，可这一个是一个黑奴从孩子那儿偷走的。所有的狗都让人想起那只由人扮的狗，它跳到面包师的柜台上，用爪子抓住了一张黑心的钞票。所有的米饭就像是那个让人战栗的以尸体为食的女人从谷粒中啄食出来的那样，她落到这个下场只因为她是一个食尸鬼，专在夜里去坟场刨食死尸。我那匹木马来了——它就在那里，鼻孔全翻到外面，这表示流血了——我应该在它的脖子里插一根木棍来做支撑，这一来我就可以骑着它飞上天了，波斯王子不就是在他父母宫廷里，当着大家的面骑着木马上了天的吗？

哦，我的圣诞树！我在它那些高处的枝干上认出了许许多多东西，其中就有那盏阿拉丁的神灯。

在寒冷的冬天早晨，窗外白雪茫茫，窗玻璃上结了一层霜花，这时我在床上醒来，听到狄娜札德说：“姐姐，姐姐，你醒了吗？我求你把那个黑岛青年国王的故事讲完吧。”而谢赫拉札德答道：“如果我的主人苏丹能让我再活上一天，妹妹，我不光给你讲完这个国王的故事，还要给你再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呢。”于是，那个好心的苏丹没有下达行刑的命令就离开了，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了。

在树上的叶丛间，我突然发现了本来应该挂着火鸡、布丁、肉馅饼等这类好东西的地方变成了鲁宾逊和他的孤岛，费利浦·夸尔和他的猴子们在钻来钻去，这儿甚至还有山德福、默顿和巴娄先生、彭其妈妈和那个面具——这准是因为我吃得太多而消化不好，结果做起了噩梦，我说不出为什么我那么怕这个面具——相信我，就是那个面具，就算它已经变成了一大团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还是能一眼就把它给认出来。现在，它被固定在我们以前专门用来取玩具兵用的一把钳子上，那把钳子现在也变大了许许多多倍。这团形体不定的东西就这么慢慢地向我眼前飘来，越来越近，

我越来越怕。我发现这是由漫长冬夜留下的经历而引起的。在我还是个小孩时，常常由于某个小小的过失而受到早早上床的惩罚，结果往往睡了两个小时就醒了，而我却以为我已经睡了两个晚上，我躺在那里，沮丧地盼天亮，并且为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

现在，我看到在那一大块绿帷幕前的地上，一排美妙的小灯徐徐升起。一只铃儿响了——这是一只奇幻的铃，这铃声至今犹在我耳边响着——接着响起了一阵嗡嗡声，空气中传来一阵香喷喷的橘子皮和烤肉的气味，耳边还响起了乐声。那奇妙的铃又响了一次，乐声便停了下来，绿色的帷幕卷起，戏开演了！戏讲的是蒙达吉被残杀在邦迪的丛林中，后来他的义犬为他报了仇的故事：一个戴一顶小帽、长了一个红鼻头的滑稽农夫上场了，他一出场我就在心里把他当做一个认识了多年的好朋友（我想他可能是我很久以前在一家乡村旅店见过的侍从或马夫）。他说那只狗的复仇真令人吃惊，他那逗趣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说的比我听过的任何笑话都令人发笑；现在，我含泪看着可怜的简·肖尔几乎饿死在街头，她身穿一身素洁的白衣，棕色的长发在风中飘舞；我还难过地看到乔治·巴恩威尔怎样杀死了世上最好的舅舅，事后他又怎样后悔不已，因为舅舅是无辜的。滑稽小品使我忘掉了难过而开心大笑。杂耍小丑被炮轰到了天花板的吊灯支架上吊着，就像大熊星座的星云图。丑角们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裤扭来扭去像一条条精灵般的鱼。总是遭到丑角愚弄的笨蛋（我私下总觉得他像我的祖父），把烧得发红的拨火棍放进衣袋里，大叫道：“有人来了！”

这笨蛋还谴责丑角偷偷摸摸的行为说：“你干的好事！现在可给我逮着了。”其实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他在瞎猜疑。我现在还记得，第二天因为我又要回到这个没有生气的真实世界而闷闷不乐，我真想能永远

生活在那个我不得不离开的快乐氛围中，能用定身法把小仙子定在我的圣诞树上。她是常常回来的，只要我定睛看着我的圣诞树，就能看见她装成各种样子出没，但她却总是不肯到我身边来。

玩具剧场也冒出来了，瞧，这是前台，这是包厢，里面坐着头插羽毛的女士。所有这些观众都是用糨糊或胶水固定，再涂上水彩、树脂，随时等着看《米勒和他的伙伴》、《伊丽莎白》和《西伯利亚流放记》。有时也会发生点小事故，比如突然冒出一个土耳其将军，于是吓得人们腿发软，昏倒在地，这一个虚拟的世界仍然很逼真并且很吸引人。在它下方的树枝间，我看到了又黑又暗的日间剧场，虽非真正的日间剧场，但许多珍奇的鲜花扎成的花篮却把它点缀装扮得仍然令我心驰神往。

听！沿门演唱的圣诞唱歌人唱起来了，歌声把我从孩提的梦中惊醒，当他们向圣诞树前走来时，当我听到圣诞音乐时，我看到了些什么人呀——我看到那些人们不顾旁人的注意，围在我的小床边。一个天使向野外的几位牧羊人在说着什么；另一位目不转睛地望着了一颗明星；一个婴儿躺在马槽里，一个孩子站在一间宽大的寺庙里和一个严肃的男子谈话；一个神圣的身影出现了，他的面孔多么和善美丽，他用手轻轻一触，一个女子复活了，在一个城门边又让一个寡妇夭亡的儿子走出了棺材，由于围观他的人太多，人们只好把房顶都拆了，把一个病人从上边垂放到他床上，让他治疗；我看到他还曾在海面上行走，也曾在海边教导众人，也曾在一群孩子簇拥下抱起一个孩子为他祝福，也曾让盲人重见光明，口哑的说话，耳聋的听见声音，重病的康复，瘫倒的站起，无知的通达；他还曾被捆在十字架上，由武装的士兵看守着，一时天昏地黑，只听到他的声音在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在这棵树下面一些较老的枝干上，密密集集聚了许多欢庆圣诞的人。

课本合上了，奥维德和维吉尔也不再喋喋不休了，比例法也不再那么冷冰冰地逼着你了，大家也不用把被削、被画、被墨水弄脏的桌子围成圈来排练特伦斯和普鲁托斯的剧本了。板球拍、板球柱还有板球都挂得高高的，这个夜里能听到温柔的呼声，闻到青草的气息。圣诞树还在那里，还那么清新喜人，还那么令人快乐。如果圣诞节还有谁不回到家里，那就是这些快乐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在我树上的枝头欢快地跳啊、玩啊，上帝保佑他们，我的心也和他们在跳、在玩！

可我圣诞节回了家。我们都这样，或者说应该这样。我们回家度一个短短的假，这个假期越久，我们也越快乐。我们从寄宿学校回到家里。在学校我们整天在石板上做数学题，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去我们平时不能去的地方，我们去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对着圣诞树进行各种幻想。

我们眼前展现的是一片冬天的景致——这树上可以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景致。大地上一片雾霭沉沉，我们穿过篱笆，翻过小山。

黑洞洞的庄园里不见天日，连星星也看不见，置身彼处犹如置身于山洞，我们就这么走呀，走呀，最后来到一个寂静的大出口。大门上的铃铛在霜冻中发出一种深沉而有几分令人产生恐惧的声音，铰链扭动着，大门开启了。我们向一座大房子走去，这时窗口透出的灯光更亮了，两旁的树向后歪去，好像给我们让路。一路上不断有白色的野兔从我们眼前飞跑而过，野鹿踩在草丛的霜冻上发出的嚓嚓声也不时划破这寂静。它们一定在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能看到它们的话，会看见树叶下隐约闪现的亮晶晶的眼睛，可它们一动也不动。一切都是那么沉寂。房里的灯越来越亮，在我们前面的树向后歪去给我们让路，而我们刚走过，身后的树又合了起来，似乎不给我们任何退路。我们走进了这所大房子。

到处都有烤板栗和其他好东西的味道，我们坐在圣诞节的炉火旁，讲着冬天的故事，不好意思地说就是鬼的故事。我们一点儿也不大惊小怪，只是越来越坐得离火近了。这座房子已有些年头了，到处都有烧木柴的大烟囱。阴沉沉的画像（有些还带有阴沉沉的传说）随处可见，它们从橡木板壁上不信任地瞧着我们。男女主人，还有他们的其他客人和我们一起大吃了一顿，这是圣诞节，屋子里到处都是人。然后，我们就去睡觉。我们的卧室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墙上挂着帷幕。我们不喜欢火炉上那幅绿衣武士的画像。天花板上有根很粗的黑色横梁，床架也是黑色的，而且好像是被用两块从老教堂坟地中挖出的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不是迷信的贵族，我们对这一切也不在意。于是，我们叫仆人走开后，把门锁上，穿上浴袍在火炉前坐着默想许多事情。

最后，我们上床了。可我们没法入睡，我们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炉前石上映出那幽幽的火光，使房间更平添几分鬼气。我们没法从床单下伸出头去看那两块坟墓里的黑色东西和那个武士！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他们好像都时而前进又时而后退，虽说我们不是迷信的贵族，但看见了也会不舒服。我们很紧张了，越来越紧张。我们说：“这是很蠢的，可我们没法忍受这一切了，我们得装作生病，找人来。”正当我们准备这么做时，紧锁的门给打开了，一个年轻妇人走了进来，面如死灰，但有一头长长的秀发。她轻盈地飘移至火炉边坐在我们刚才坐的椅子上，双手握着，十个指头绞来绞去。我们这时发现她的衣服全是湿的。我们的舌头好像全给黏在上颚了，呆得说不出一个字来，可我们还是能把她看得一清二楚。

她的长发沾了很多泥浆，她的腰间挂了一大串生了锈的钥匙。我们坐在那里，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昏倒。现在她站了起来，用那些生了锈的钥匙试着开启房子里所有的锁，但是一把也没有打开。于是，她盯